

第七回 借戲文臺前辱罵 守節義夫婦借亡

話說藐姑將帶兒掛在頸下，意在必死。心中怒轉道：「且住！做烈婦的人，既要拚這一條性命，就該對了眾人，把不肯改節的心事，明明白白訴說一番。一來使情人見了，也好當面招魂；二來使文人墨士聞之，也好做幾首詩文，留個不朽！為甚麼死得不明不白，做起啞節婦來！畢竟用個甚麼死法纔好。有了，我們這段姻緣是在戲場上做起，就該在戲場上死節。那晏公的廟宇，恰好對著大溪，後半個戲臺，雖在岸上，前半個卻在水裏。不如揀一出死節的戲，認真做將起來。做到其間，忽然跳下水去，豈不是自古及今，烈婦死難之中，第一件奇事麼！有理，有理。」

阿母親操逐女戈，人倫欲變待如何。
一宵緩死非無見，留取芳名利益多。

卻說次日，楚玉聞知此事，心中想道：「我為劉藐姑，受盡千般恥辱，指望守些機會，出來成就了這樁心事。誰想他的母親，竟受了千金聘禮，要賣與錢家為妾！聞得今日戲完之後，就要過門，難道我和他這段姻緣，就是這等罷了不成！豈有此理。他當初念腳本的時節，親口對我唱道：心兒早屬伊，暗相期，不怕天人不肯依！這三句話，何等的決烈！難道天也不怕，單單怕起人來？他畢竟有個主意，莫說親事不允，連今日這本戲，只怕還不肯做哩。定要費許多凌逼，方得他上臺。我且先到臺上伺候，看他走到的時節，是個甚麼面容，就知道了。」正是：

人門休問榮枯事，
觀著容顏便得知。

藐姑道：「奴家昨日要尋短計，只因不曾別得譚郎，還要見他一面；二來要把滿腔的心事，對眾人暴白一番。所以，挨到今日，被我一夜不睡，把一出舊戲文，改了新關目。先到戲房等候，待眾人一到，就好搬演。只是一件，我在眾人面前，若露出一點愁容，要被人識破，就死也死不成了。須要舉動如常，倒裝個歡喜的模樣，纔是個萬全之策。」正是：

忠臣視死無難色，烈婦臨危有笑容。

話說眾人見藐姑上臺，齊道：「劉大姐，聞得你有了人家，今日就要恭喜了。」藐姑笑道：「正是！我學了一場戲，只落了今日一天，明日要做，不能夠了。全仗列位扶持，大家用心做一做，好結我終身之局，未知列位意下如何。」眾人說：「我們的意思，也要如此，有何不可呢。」楚玉心中暗氣道：「怎麼天地之間，竟有這樣寡情的女子，有這樣無恥的婦人！一些也不煩惱，也就去不得了，還虧他有這張厚臉，說出這樣話來！我當初早知如此，豈肯辱身賤行，學這個營生來呢！再想到，是我差矣！獨不思做女旦的，名為戲子，其實無異於娼婦。娼婦如何能養出貞節女子來，豈不叫人後悔無及！又想他，或者心上煩惱，怕人看出破綻來，故意裝出這等笑容，說出這樣言語，也不可不知。」遠遠望見那姓錢的來了，自古道：

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

且看他如何相待。

萬貫到了臺下，指著藐姑道：「他如今比往常不同，是我的渾家了。你們就是做戲，也都要離開些。別了挨挨擠擠，不像個體面。」藐姑說：「我今日戲完之後，就要到你家來了。我的意思，還要盡心竭力做幾出好戲，別了眾人的眼睛，你肯容我做麼。」萬貫說：「正要如此，有甚麼不容。」藐姑說：「這等有兩件事，要依我。第一件，不演全本，要做零戲；第二件，不許點戲，要隨我自做，纔得盡其所長。」萬貫說：「這等，你意思要做那幾出呢。」藐姑說：「我最得意的，是那《荆釵記》上，有一出抱石投江，是我新近改造的，與舊本不同。要開手就演，其餘的戲，隨意再做。」萬貫說：「領教就是，只求你早些上臺。」

楚玉聽了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竟是安心樂意，要嫁了他了？是我這瞎眼的，不是當初錯認了人，如今悔不及了，任他去罷。」藐姑說：「列位快敲鑼鼓，好待我上臺。」又叫楚玉云：「譚大哥，你不用憂愁，用心看我做。」楚玉答云：「我是瞎眼的人，看你不見。」藐姑也不做聲。對眾人云：「天已將午，可開戲了。」只見萬貫身穿絲服，頭戴一頂藍色氈帽，取一把交椅，在臺子近前坐定。看戲人，兩旁挨擠。藐姑扮錢玉蓮上場。唱道：

曹折挫，受禁持，不由人不垂淚。無由洗恨，無由遠恥，事到臨危，拚死在黃泉作怨鬼。

白：

奴家錢玉蓮是也，只因孫汝權那個賊子，暗施鬼計，套寫休書。又遇著狠心的繼母，把假事當做真情，逼奴改嫁。我想忠臣不事二君。烈女不更二夫，焉有再事他人之理？千休萬休，不如死休！只得前往江邊投水而死。此時已是黃昏，只索離生門，去尋死路。我錢玉蓮，好苦命也。

唱：

心痛苦，難分訴，我那夫呵！一從往帝都，終朝望你偕夫婦。誰想今朝，拆散中途。我母親信讒言，將奴改嫁，與

貪戀他豪富，把禮義綱常全然不顧！

白：

來此已是江邊，喜得有石塊在此，不免抱在懷中，跳下水去。且住！我既然拼了一死，也該把胸中不平之氣，發泄一場。逼我改嫁的人，是天倫父母，不好傷他。那套寫休書的賊子，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為甚麼不罵他一場，出口氣了好死！（指著萬貫道）待我把這江邊的頑石，權當了他。指他一指，罵他一句，直罵到頑石點頭的時節，我方纔住口！

唱：

真切齒難容！（怒指萬貫道）壞心的賊子，你是個不讀書，不通道理的人。不與你講綱常節義，只勸你到江水旁邊，照一照面孔，看是何等的模樣，要配我這絕世的佳人？幾曾見鴟鵂做了夫，把嬌鸞彩鳳強為婦？

唱：

（又指道）狠心的強盜，你只圖自己快樂，拆散別個的夫妻。譬如你的妻子，被人強娶了去，你心下何如？勸你自發良心，將胸比肚，為甚的騁淫蕩，恃驕奢，將人誤！

唱：

（又指道）無恥的烏龜，自古道，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婦，你在明中奪人的妻子，焉知你的妻子，不在暗中被人奪去？別人的妻子，不肯為你失節，情願投江而死。只怕你的妻子，沒有這般烈性哩！勸伊家回首，回自把閨門顧。只怕你前去尋狼，後邊失兒。

萬貫點頭，高叫道：「罵得好，罵得好！這些關目，都是從前沒有的，果然改的妙。」藐姑道：「既然頑石點頭，我只得要住口了。如今抱了石頭，自尋去路罷。」抱石回頭，對楚玉云：「我那夫呵！你妻子不忘昔日之言，一心要嫁你，今日不能如願，只得投江而死！你須要自家保重，不必思念奴家了。」說罷，遂跳下臺去。萬貫見了，喊道：「快來撈人。」眾人也喧噪起來。楚玉跑道臺邊，高叫道：「劉藐姑不是別人，是我譚楚玉的妻子。今日之死，不是誤傷，是他有心死節了。這樣水之中，料想打撈不著他。既做了烈婦，我也要做義夫了。」向水中叫道：「我那妻呀！你慢些去，等我一等。」

說罷，遂也跳下水去了，要知端底，再聽下部書(比目魚)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戲中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